

远宏
著

粗瓷杂器

基于民俗文化的淄博
近代民窑陶瓷艺术研究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远宏
著

粗瓷杂器

基于民俗文化的淄博
近代民窑陶瓷艺术研究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粗瓷杂器: 基于民俗文化的淄博近代民窑陶瓷艺术
研究/远宏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 - 7 - 5039 - 4856 - 5

I. ①粗… II. ①远… III. ①民窑—瓷器 (考古)—
研究—淄博市 IV. ①K876. 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0420 号

粗瓷杂器——基于民俗文化的淄博近代民窑陶瓷艺术研究

著 者 远 宏
责任编辑 吴士新
封面设计 倩 倩 雪 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84057660 (总编室)
(010) 84057696 84057698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1
字 数 15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4856 - 5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引 言 1

1. 课题的缘起 1
2. 文献综述——既往的研究状况 6
3. 研究方法 8
4. 论文的研究思路 12

第一章 淄博近代民窑形成的背景因素 22

- 1.1 颇具特色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 22
- 1.2 旷达洒脱的文化品格 28
- 1.3 商业文明滋养下的消费习俗 32
- 1.4 发达的民间手工业 34

第二章 淄博窑的历史沿革 39

- 2.1 初始时期的陶器制造 39
- 2.2 独具特色的建筑制陶 41
- 2.3 独领风骚的寨里窑火 45
- 2.4 各享其利的专业化分工 47
- 2.5 凄风冷雨中的官办尝试 53

第三章 淄博民窑的制陶原料及工艺流程解析 57

- 3.1 原料资源与分布 57
- 3.2 资源管理与开发利用 61
- 3.3 工艺流程 62
 - 3.3.1 坯、釉料制备 62
 - 3.3.2 成型工艺 63
- 3.4 烧成工艺 65
 - 3.4.1 窑炉 65

3.4.2 窑具 68

3.4.3 装烧 69

3.4.4 烧成 70

第四章 地域文化影响下的造型品类 74

4.1 器用之上的造型理念 75

4.2 生活习俗对造型的影响 77

4.3 造型的主要类型 80

第五章 陶瓷器物中的吉祥图案及其寓意 91

5.1 天人合一的吉祥理念 92

5.2 陶瓷器物上的吉祥图案 93

5.2.1 寓示吉祥的器物图形 95

5.2.2 寓示吉祥的文字谐音 96

5.2.3 寓示吉祥的器物文字 97

5.3 器物图案展示手法的拓展 99

5.3.1 模印法 99

5.3.2 土制青花 99

5.3.3 红绿彩 101

第六章 淄博民窑陶瓷的敬畏之心与审美之意 104

6.1 鬼神崇拜的由来与表现 104

6.1.1 鬼神崇拜的由来 104

6.1.2 鬼神崇拜的表现 105

6.2 民间陶瓷中的窑神崇拜 107

6.2.1 热血丹心出窑神 107

6.2.2 窑神崇拜的方式 109

6.3 淄博民间陶瓷的审美特征 111

6.3.1 健康、乐观的审美诉求 112

6.3.2 率真、淳朴的审美情趣 113

第七章 结 论 116

7.1 淄博民窑及其烧制的粗瓷杂器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物质文化产品 117

7.2 淄博民窑陶瓷是当地民俗文化的承载物 118

7.3 淄博民窑陶瓷于现代陶瓷艺术具有借鉴意义 120

淄博陶瓷志 大事记 121

附：淄博市古瓷窑现存情况一览表 128

附：山头杂字全文 133

参考文献 148

附 图 151

致 谢 165

1. 课题的缘起

本课题的研究发端于笔者近些年对淄博民窑的实地考察所产生的感悟。淄博地处鲁中，是齐文化的发源地和辐射中心，具有浓厚、独特的区域文化特征。齐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管子》内容之丰富精彩、稷下学宫之百家争鸣，都是齐文化开放、包容特质的具体写照。《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宽缓阔达”乃是齐文化的精华，而《管子》中“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等论断，则反映出齐文化所蕴含的民本思想。政府以开放、包容的理念统驭社会生活，百姓以开放、创新的精神治生造物，随心所欲，不拘一格，物质生活因此丰富，社会文明由此进步。

这一文化背景其实也是淄博民窑陶瓷艺术产生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一文化背景作为依托，淄博民窑陶瓷艺术或许难以真正形成和发展。而淄博民窑陶瓷艺术所以能够在诸多艺术品类中脱颖而出，则是由于它具有独特的风格。在笔者看来，这一风格的形成，也是由它背后的文化特质所决定的。淄博地区民风淳朴，好侠仗义，轻生死、重信诺、不尚细巧、失之粗率。同时，旧时齐地巫风甚盛，与楚巫齐名。民间流行万物有灵论，盛行多神崇拜，敬奉鬼神名目繁多。民间传统瑰丽多姿，想象力丰富，极富浪漫色彩。狐仙尸怪，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活灵活现。受巫文化敬神赛会的影响，民间偏爱带神秘色彩、对比强烈的大红大绿的颜色。所有这些，无不对近代淄博民窑陶瓷艺术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近代淄博民窑陶瓷艺术，若从清代中晚期算起，至20世纪50年代，

有近150年的历史，处于源远流长的淄博窑的末端，即由古典陶瓷向现代陶瓷艺术转变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陶瓷艺术，无论在器物造型、装饰题材的扩展还是工艺制作上都有新的探索与发展，除恢复了传统的茶叶末釉、雨点釉等名贵釉色外，还产生了彩绘艺术。以民间习俗和乡间景物作为主要描述对象的近代彩绘兴于清代中晚期，其代表作品为博山大鱼盘，它同时也是淄博民间陶瓷彩绘艺术趋于成熟的一件标志性作品。

笔者长期从事陶瓷艺术教学和创作实践，时常接触民间陶瓷作品，浸润其间，渐渐为它们所释放出的独特魅力所感染，由此萌发了对相关素材进行搜集、整理、研究的欲望，并着手开展相关工作。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长期以来，人们对民间陶瓷的系统研究甚少，就是在称谓上，也往往把民间陶瓷作品简单地称为“客货”，或者称之为“粗瓷”“劣瓷”，认为它们粗鄙不堪，不登大雅之堂，难以与官窑烧制的精品瓷器相提并论。或许正是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人们对民间陶瓷艺术的研究付之阙如。著名古陶瓷博物馆学家宋伯胤先生就曾指出：“淄博窑是中国古代名窑之一，然而，在学界它却一向不为大多数人所了解和认识，专门从事淄博窑研究的更是一向乏人。中国陶瓷史上至今仍有两个空白，其中之一就是淄博窑。”^①这当然是一种遗憾。

而笔者对民间陶瓷艺术的关注，除了自己所从事的专业这一因素之外，还因为淄博民间陶瓷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具有浓烈、鲜明的地域文化意蕴。它们的制作或许是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工匠，但它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却五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它所记录下来那些原生态的社会结构和民众生活，乡土气息浓厚、质感灵动、丰富多彩，颇堪玩味。这种记录时人生活的浮世绘式的艺术作品，不但具有实用功能，同时具有相当的艺术价值，而且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民俗文化研究样本，对它们加以研究，既可以阐释民间陶瓷何以在彼地产生之本源，又可以了解当地民俗文化之流变，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可谓一举数得。

研究民间陶瓷，自然离不开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是一种民间民俗事

^① 安立华主编：《近代淄博民间陶瓷艺术》，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图1 四系罐 元代

象。每个时代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而民间民俗文化作为人类的根部文化，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从未间断，延续至今。它植根于人们的精神深处，外化于人们生产生活的诸般民俗事象，在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长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种无所不在的民俗文化，对民间陶瓷艺术的形成和发展自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但是两者究竟曾经处于怎样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对于今天的陶瓷艺术发展又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历史和现实之间又究竟应当具有怎样的传承关系，这都是需要加以深入研究的课题。

到底应当如何定位淄博民间陶瓷呢？笔者以为，淄博民间陶瓷艺术作为中国陶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具地方特色和地域风貌的文化样态之一。产业革命之前，现代化生产体系尚未建立，金属制品尚未普及，陶瓷制品是应用最普遍、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但它们之于社会生活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它们一方面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要，使人们的消费诉求得以释放，另一方面又给人们提供了审美对象，成为人们饭后茶余欣赏把玩的艺术品。产业革命之后，淄博民窑陶瓷的基本性质也未有丝毫改变。淄博民窑陶瓷从一开始就采取手工方式制作，其后也并未随着工业文明的进化转而采用机械化、批量化、标准化的制作方式。这种看似原始、落后的生产形态，这些胎体厚重、质地疏松、造型笨拙、釉色单一的陶瓷作品，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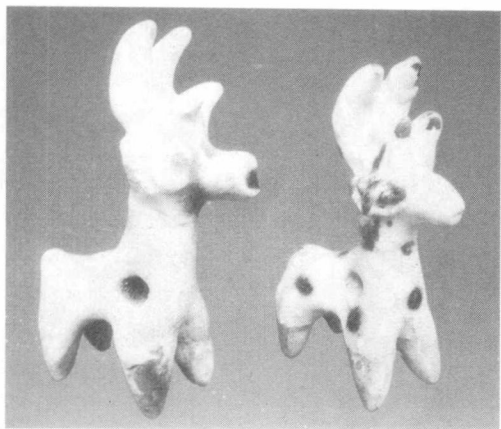


图2 白釉彩鹿 宋代



图3 黑、酱釉类陶瓷 近代

然遭受了现代生产方式的无情冲击，却以其顽强、固执保留下了自己的一片生存天地。从制作工艺上看，淄博民窑陶瓷存在着诸多明显不足和缺陷，但它洋溢着淳朴、粗放、自然、随意、无拘无束的可贵品质。透过那些瓶、壶、碗、盘、坛坛罐罐以及其他日用杂器，人们可以窥视时人生活情境之一斑。“百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风”，淄博地区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生活习俗和生产方式，使取材于本土的淄博民窑陶瓷显现出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构成了丰富多姿的民间陶瓷艺术天地。

独有的自然资源也是淄博民窑陶瓷得以形成、发展的一个关键要素。古语云：“橘逾淮北而为枳，鸛鹑不逾济，貉逾汶而死，”……故“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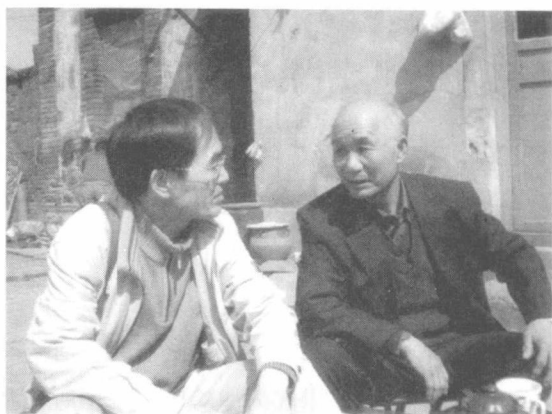


图4 远宏采访淄博民间艺人

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千乎其地而弗能良”。就是说，任何事物的产生都须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淄博民窑陶瓷自然也不例外。从烧制资源上看，淄博地区具有丰富的黄土、青土、药土、焦宝石等矿产原料，民窑陶瓷工艺正是围绕对这些资源的合理利用而形成的。在这一基础上发明的“因材施教”制作工艺及烧成法则，是形成淄博民窑陶瓷艺术地方特色的技术基础。如模印制陶法、土制青花料、红绿彩、雨点釉、茶叶末等工艺方法则使民窑制作工艺益为丰富、特色益为明显。一应工艺方法在实施时讲究的是“工巧”，即在不影响器物功能的前提下，尽量顺应原材料的自然属性，巧妙制作成型。这在几乎所有的淄博民窑陶瓷制品中都有所反映。从每一件物品上，都能看得出体现制作者智慧和才能的独特之处。

综上所述，笔者确定本选题有两个基本理由：

一是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学界对淄博近代民窑陶瓷艺术的研究比较薄弱，笔者当以此拾遗补缺。但在研究方法上，笔者与其他研究者稍有不同，不是从文物考古的角度或单纯从成型的方法、烧造工艺等方面进行单纯的技术分析，而是从一个窑口去分析其地域特征、民间民俗文化对它的影响，以此来认识民间艺匠的生活方式、生存状态和审美特征。

二是本人认为该选题指向明确、论题突出，便于取舍，利于深入。本课题研究既能发挥自己以往在这一领域的实践特长，又可以从一个特定的

角度，即从近代淄博民窑陶瓷艺术的地方特色和民俗文化特征的层面展开研究的空间，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2. 文献综述——既往的研究状况

淄博陶瓷文化源远流长，从新石器后期的“后李文化”时期迄今，淄博陶瓷已有 8000 年的历史。在此期间，淄博陶瓷文化不断进化发展，形成了相对完善的脉络。《淄博陶瓷志》中所记载的“后李文化”时期的陶釜、“龙山文化”石器的陶鬲和蛋壳陶、南北朝的青瓷莲花尊、唐代的茶叶末釉、宋代的雨点釉，正是这一脉络之中的历史节点。“中华第一窑”“寨里窑”“磁村窑”等古窑址乃其见证。

但对淄博民间陶瓷的研究，则发端于 20 世纪 50 年代，仅有数十年的历史。

《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 1984 年）刊载的、由山东省博物馆撰写的《山东淄博寨里北朝青瓷窑址调查纪要》，是一份较早的关于“淄博窑”研究的调查报告。山东淄博寨里窑是 1957 年由当地文化部门在文物普查时发现的。1976—1977 年山东淄博陶瓷史编写组、山东博物馆、淄博市博物馆等单位又对它进行了复查和试掘。初步判定是一处北朝至唐、宋时期的窑址。

寨里窑位于淄博市淄川区城东十余公里，窑址范围较大，发掘报告称发现顺道地、大张、甜水井、金盆四个烧制点。顺道地位于寨里四队场院东北角 50 米处，地面暴露有青瓷片和少量的黄釉陶片及窑具等。大张位于寨里南约 250 米，系台地。1973 年整地时曾发现寨炉遗迹，并发现较多的青瓷片和窑具。甜水井在寨里村南，因古代遗留下来的一口石井而得名（也称“窑神庙地”，井北至今仍遗存神庙戏台台基）。曾发现黑釉罐、白釉碗和匣钵等，产品风格与淄川磁村窑相同，另发现少量早期青瓷片，建造年代约为金代。金盆地在甜水井东北。据当地民众反映，1973 年取土时曾发现过窑炉遗迹。调查试掘重点选择顺道地和大张两处青瓷窑址。《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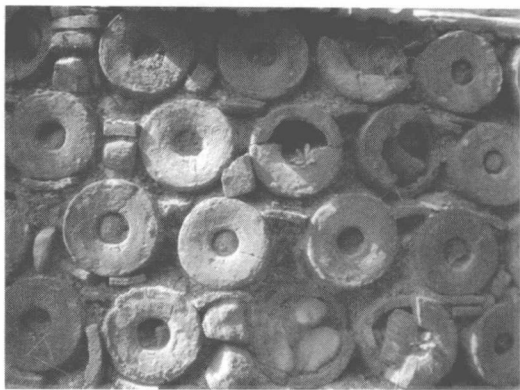


图5 匣钵垒的墙

国古代窑址发掘报告集》是文物出版社主编的权威性刊物，所载论文专业性较强，通过这份古窑址发掘报告的描述，人们当对淄博民窑窑址、原料、烧成工艺、造型、装饰以致历史背景、经济环境、文化习俗及民俗文化等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亦足见其对淄博民窑研究所具有的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著的《中国陶瓷史》第五章《隋唐五代的陶瓷》从史学角度出发，充分利用文献资料和相关考古资料，着重从地理位置、工艺材质及艺术特点诸方面对淄博窑作了介绍。淄博窑主要的窑址在淄博市淄川区磁村，又称磁村窑。磁村窑始于唐而终于元，唐代盛烧黑釉瓷器，产量较河南、陕西为大，所产器皿以碗、瓶、壶、罐、炉为主。装饰工艺除宋代的剔刻花外，还有新发现的里篦纹划花、白釉黑花、加彩、绞釉等。该著述进一步指出，近代磁村窑比宋时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该窑产品中黑釉白线纹器（当地称之为粉缸），是近代陶瓷极有特色的品种之一，特别是“宋加彩”的烧制对研究当时的烧造历史以及延续烧制时间，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

关于淄博民窑的研究著作与论文，目前无论从内容和数量上都较为有限，民间美术考古、工艺及画册提到的著述有：

贾振国《淄博古代瓷综论》（见《跋涉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页）

李锦璐《民间工艺美术的特点——看山东民间工艺美术展览》（《装饰》1983年）

姜奇《淄博陶瓷探幽·六永不褪色的书卷——彩绘》（《山东书报》1990年）

安立华《近代淄博民间陶瓷艺术》（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

王尔孝《淄博陶瓷志》（征求意见稿）

淄博市政协文史委《淄博陶瓷琉璃大观》（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张光明《谈淄博陶瓷的起源与发展》（《文物考古与齐文化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淄博市博物馆《淄博市博山大街窑址》（《文物》1987年）

张光明、魏洪昌《淄博宋代彩瓷的发现与研究》（台湾《台湾故宫文物月刊》）

远宏《山东民间陶瓷的历史变迁》（《齐鲁艺苑》1993年）

安立华《山东大鱼盘》（台湾五洲出版社2000年版）

以上著述大多只是从考古学的角度，依据考古调查报告或是陶瓷志，零散地、局部性地分析淄博民窑陶瓷造型、装饰及工艺技术方面的演变过程，而非系统性的研究。

3. 研究方法

本论文以历史文献、实物遗存为依据，从近代淄博民窑窑口入手，采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近代淄博民窑陶瓷艺术作为中国传统陶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其中包含着怎样的物质文化要素，它在推进现代陶瓷艺术的多样性、丰富性等方面究竟具有怎样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既然注重“活性”因素的判断和把握，首先是对近代淄博民窑历史沿革、艺术特征和民俗文化内涵的读解，以论证它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依据，并分析其在当代文化背景下存在的价值基础。具体

说,就是不但要从相关的地理位置、气候特征、人文景观、地方特色、原料、加工方式、成型方式、成型工具、装饰内容、烧成方式、品类、功能、用途、审美习惯等方面来分析淄博近代民窑艺术的特征和地域民俗文化的特殊性,而且还要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即从农耕文化的特点入手,来读解淄博近代民窑陶瓷艺术的文化内涵。

其次是对淄博近代民窑陶瓷艺术的研究。这里在研究方法上不再局限于对近代淄博民窑陶瓷艺术的历史源流、艺术风格、工艺技术的简单归纳和总结,而是在参照大量文献资料的同时,运用文化人类学田野考察的方法对散落在民间的一些物质遗存加以考证,对现存古窑进行考察,对淄博地区的一些工艺大师、民间艺人、农民、博物馆人员进行访谈,对从清中、晚期到20世纪50年代近150年的淄博民窑陶瓷艺术的变迁轨迹进行梳理和勾勒,由此提炼出淄博民窑陶瓷发展的整体风貌。当然,一些实物材料带有或然性,使人难以遽作决断,这为课题研究增加了难度。所幸笔者所使用的材料较为足够的,彼此之间可以相互印证,保证了课题研究的顺利进行。

本课题研究是以探讨近代淄博民窑陶瓷艺术作为中国传统陶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其中包含着怎样的物质文化要素,它在推进现代陶瓷艺术的多样性、丰富性等方面究竟具有怎样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

毋庸讳言,淄博民窑陶瓷在其发展过程中遭受到了现代文明的巨大冲击,使得它的本来面貌与我们渐行渐远,日趋杳然。而这一冲击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林明体先生在《现代社会民间工艺的取向》一书中指出:“……这一冲击,不但促进了人们的观念更新,而且引发了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民俗文化的急速变化。中华文化固然具有强大的同化力,但同时也因受到世界共同文化的影响而出现了许多新鲜的事物,它们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社会产生和生活方式、传统观念和价值观。在信息技术不发达的、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里,民间工艺作为民俗文化的形象载体在存在、制作与传承着。当人类社会进入高技术的信息经济社会,民俗在变化,不少



图6 老窑被改成了家庭馒头加工作坊

民间工艺正在加速死亡（淘汰）。”^①

现代文明冲击下的传统民间陶瓷艺术，首先显现出来的当然是其窘迫和无奈。这种境遇，是整个传统民窑陶瓷业所共同面对的，不独淄博如此。民间陶瓷匠人的歇产、改行，民间窑场的全面停业、倒闭，精湛的传统技艺的式微、消亡，从业人员的流失，民间制陶文化的断流，诸如此类的尴尬，唤起的当是一种使命。基于此种现实，本课题不愿单单就事论事，而是要追溯源流、探赜索隐，不仅要从民窑陶瓷的历史沿革、原料、燃料、工艺技术、造型样式及装饰题材的演变过程中探求传统陶瓷文化特别是其间的民俗文化转化为现代陶瓷艺术资源的经验和教训，也要探讨传统民窑陶瓷艺术在当代陶瓷艺术创作中的功能和作用。因此，本课题研究力求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尽可能多地运用所能获取的实证资料，以田野考察为主要依据，从实据、实事、实例出发，对翔实的资料加以仔细研判，通过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两种分析方法的综合运用，尽量还原历史的真实。

陶器之为用，其事甚大。宋伯胤先生指出：“除了无陶器的远古时代和至今仍不使用陶器的土著民族，所有的人几乎天天都要和陶瓷器打交道。因此可以这样说：小小的一件陶瓷器，无不体现着不同地区、不同民

^① 林明林：《现代社会民间工艺的取向》，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研究会编：《工艺文化研究》，山东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



图7 正在消失的老窑

族的传统习惯和爱好，也无不包含着它们的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亦即是说，任何一件陶瓷器都在反映着社会的需要，反映着制瓷匠人的才能和技术，反映着社会及个人对于装饰美的倾向和追求。”^①

淄博近代民窑陶瓷，不是一个逝去的文化样态，不是一种进入了博物馆或散落在家庭之中的博物架上而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属于历史范畴的文化遗产，它仍与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相关联，并在其中发挥着作用。这使这些陶瓷物品具有了“活性”的富有生命力的特质。

淄博近代民窑陶瓷不仅与人们的物质生活息息相关，而且与人们的精神文化活动紧密相连。作为一种“有形”与“无形”相互交融的文化样态，它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包容性，决定了对其研究的重点不应仅仅局限于造型、装饰及烧造工艺等技术性层面，而且应当从历史化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层面入手，抽丝剥茧，层层递进，以期全面把握其本质和内涵。这是一种整体性研究，研究的重点不仅是陶瓷器物本身的实用性和审美性，更是其人文特征。研究客体主要包括造物的特征、生产的技术水平，以及釉色、造型、装饰所展示的民俗文化特征，内容涉及社会学、文化学和艺术学诸学科。

^① 宋伯胤：《对古代陶瓷研究的反思》，载《考古》1987年第9期。